

范曾初到南开大学任教时,做客我家。话中自然说到他的画。他说:“我的画从不送人。”

我知道,向他求画的人一定很多。我与他初识,他用这话设一道防线,怕我开口向他索画。

我听罢笑道:“我屋里向来不挂别人的画,只挂自己的画。”

这话为了叫他心安。

随后两人相视一笑,过去了。但说话要守信,此后多年虽然与他往来不少,却从未向他要过画。可是,一次母亲说,她喜欢范曾的字。为了使母亲高兴,硬着头皮对他说了。谁知几天后他便给我一个纸卷,打开一看,非但是字,还是一幅精心的画。画的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上边写了一段题跋:

“或有事于西畴丁卯岁阑骥才兄嘱为太夫人长復女士写骥才天下名士孝萱如此深可感也抱冲斋主十翼范曾。”

我把画给了母亲,谢了他。由此事体会到他对我的情意。情意是会记在心里的。

再一次是1990年(庚午),我生日那天,关牧村来看我,手里拿着一卷纸,笑嘻嘻地说:“我从范先生那里来,他听说

上了年纪,就爱回忆。一听说上海文庙街旧区改造,立刻使我想起1991年9月下旬,应邀参加孔子诞辰纪念活动。

记得那年9月初,南市区文化局领导顾延培打电话到我任职的《上海滩》杂志,热情邀请我们编辑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同时,要求我们出面邀请两三位戏曲表演艺术家参加活动并表演一个节目。因为我负责部分文艺界的采访和组稿工作,所以编辑部领导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我。

接了任务,我首先想到前不久我采访了京剧姐妹李丽芳和李慧芳,于是,打电话邀请李丽芳参加活动并演唱一段京剧。李丽芳为人真诚豪爽,当即表示很高兴参加活动,并答应在现场演唱京剧《海港》中的精彩唱段《忠于人民忠于党》。

随后,我又电话联系了滑稽表演艺术家姚慕

双和周柏春。他俩都高兴地接受邀请。我问他俩表演什么节目,他们不约而同地讲,就演一出独脚戏《宁波音乐家》。这出戏在上海家喻户晓,演出一定是满堂彩。

很快,就到了9月28日。一大早,我和一位同事开车接到李丽芳、周柏春和姚慕双,赶到南市文庙活动现场。那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时间还未到,广场一排排椅子上已经坐满了观众。一见到李丽芳、姚慕双和周柏春步入广场,观众中就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人站起来朝他们鼓掌,有的人直呼“李丽芳老师好!”“姚慕双老师好!周柏春老师好!”有些观众还伸手与三位艺术家握手致意。三位艺术家一边与观众握手,一边微笑着问

好,感谢大家前来观看演出。一直走到第一排椅子前,他们落座后,观众才陆续安静下来。

活动开始后,李丽芳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上舞台。她先向大家鞠躬致意,随着京剧乐声起,她唱起了现代京剧《海港》中的主要唱段《忠于人民忠于党》。广场上寂静无声,观众都被李丽芳神情并茂的演唱所折服,每每唱到精彩处,观众们就高声喝一声彩。过去我只是在电影中看到李丽芳演《海港》,今天能亲眼看到她演唱,心里也有些激动。我觉得,虽然她已年近花甲,但还是唱得铿锵有力,激情四射,一招一式还是那样有板有眼。此刻,站在我身旁的顾延培感慨道:“李丽芳真是功力不减当年!佩服!”

当李丽芳唱完最后一句,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哦、哦”的叫好声……李丽芳连连鞠躬致谢,然后,缓缓走到她

的座位前,与附近的观众握手致意后才坐下。

紧接着,姚慕双和周柏春两兄弟走上舞台。刚一转身,两人就向观众作揖问好,做了一个滑稽表情,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周柏春说,今天我们纪念孔夫子的生日,就要像他老人家一样讲究礼貌。姚慕双接过话头说,孔夫子不仅非常讲礼貌,

而且对音乐也很有研究。所以,阿拉今天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独脚戏《宁波音乐家》。话音刚落,台下一片叫好声。

随着姚周兄弟说出“来发,棉纱线驮来。纱个棉线梭驮来?……弗驮弗驮……”观众的笑声此起彼伏。姚周兄弟将宁波话的谐音梗与西方七声音阶巧妙地暗合在一起,并将其演绎成一个旧时裁缝铺学徒生活的完整故事。尤其是说到小学徒与老板斗心眼,“来发弗淘粗米淘大米……”老板生气要来发“弗淘米,去驮沙发”,来发回

昨天在手机杳晃里读到了一段文字,说有一中年男人很烦妻子总抱怨他不做家务事。一天妻子对他说,家里的洗衣机坏了,让他抽空修一下。男人认为妻子又在找碴,没理她。然后他又见衣服每天照常被洗得干干净净的,便更觉得妻子是在没事找事了。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妻子突遭车祸去世了,他这才看见妻子的手是被烫伤了。唉!他愧疚不已啊!几天后他去洗衣服,又发现洗衣机真的坏了,不转了。在那一瞬间他仿佛被雷劈中了一样惊叫起来,抱着洗衣机嚎啕大哭……

一丝很小的悲哀,先是很不经意地从我心头掠过,不料却拂起了我心渊中久久不息的潮涌。

花甲后,我喜欢读悲,不喜欢读喜。

喜,上眉梢,稍纵即逝;

悲,从心来,刻骨铭心。

喜,比不上,攀比奢望是祸;

悲,比下有余,知足平安是福。

喜,易丧志;悲,可励志。

回望来路,读到的,尝到的悲要比喜多得多。中国的《窦娥冤》《赵氏孤儿》《阿Q正传》《骆驼祥子》《边城》,外国的莎士比亚、雨果、狄更斯、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以及少年时所经历过的动荡岁月、老年正在经历的疫情,都是我体味人生,并激励自己前行的源泉。

昨天的我,读罢后又伫立仰望蓝天发呆了蛮久,一直在蓄积着一种力量,一种不卑不亢地、知趣知足地活下去的力量。

请李丽芳、姚周兄弟在文庙演出

葛昆元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答:“来发不驮沙发,来发沙发”时,人更是忍俊不禁,大笑不止。

我对顾延培说:“我估计今年姚周兄弟已是六七十岁,竟然还能演得这么精彩,真了不起!”

“真是宝刀不老啊!”顾延培赞道。

表演结束后,不少观众涌上舞台,与姚周兄弟握手,称赞他们演得“交关好!”有一名观众激动地说:“过去,只是在收音机听到李丽芳老师唱的《海港》,听到姚周两位老师演的独脚戏。今朝能亲眼看到你们三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简直不敢相信!我太开心了!”

看着这感人的场景,看着三位表演艺术家脸上兴奋的笑容,我突然想到,倘若孔老夫子天上有灵,在他生日这一天,看到如此精彩的演出,看到如此欢乐的情景,也一定会开怀大笑的。

每一座建筑都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就像一个演员是整出舞台剧的一部分。

2013年,我们有幸获得了设计徐家汇书院的机会,那时这座建筑的定位是一个书店,后来又转变成一座公共图书馆,但是我们始终希望它成为一个受人喜爱的公共场所,为徐家汇以及更大范围的城市空间作出贡献。这座新建建筑毗邻保存完好的圣依纳爵堂,同时靠近观象台和藏书楼。如何处理好新建书院和既有历史建筑、城市广场的关系成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课题。

近几十年来,徐家汇一直处于高密度、高速度的开发状态,大面积的购物中心和住宅塔楼出现,历史文化氛围在这个城市化进程中逐渐稀释。教堂以及周边的其他保护建筑分散、独立,和周围的新建建筑之间缺乏统筹的空间规划,使得这些历史文化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很难真的成为当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在设计之初,我们就专注于“城市修复”,充分尊重这些保护建筑在该区域的历史价值。一方面,新建建筑位置、体量以

及前场的景观设计塑造了一个以教堂为主导的规整的城市广场;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与教堂主楼的26米高度(尖顶51米)竞争,我们将新建筑高度控制在18米。这些是我们对该建筑作为公共建筑的考量,但它也应该是专业的图书馆,因为书籍的呈现效果对于该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在室内空间创建了一个专注

于书籍的中央空间。交通空间和商店等其他功能围绕着中央空间。中央空间由两组书架阵列和一个16米高的中庭组成。中庭被设定为一个可以讲演的场所,也可以用于举办其他文化活动和艺术展览。我们在书架之间增加了两个夹层,使中庭更亲近人的尺度,而不是只有高大的一面。在中央空间中看不到任何建筑结构暴露,而是以书架的形式出现,突出了书籍是建筑的一部分的想法。这些对室内空间的构思在建筑设计初期我们就考虑了,并在室内设计师的努力下

自2019年初以来,我计划在五年里完成《魂殇》《婚殇》《恋殇》三本长篇小说,了却在本子上涂涂画画构思了多年的心愿。之所以要写这三本“殇”字命名的作品,是在我告别人生的中年,迈上老年门槛的这些年里,忽然察觉到,当代生活中,年轻一代人的恋爱观、爱情观、价值观、家庭观,和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所普遍信奉和追求的婚恋观念,完全不同了!特别是近年来悄然产生的“躺平”“懒恋懒婚”甚至不婚,愈加令我感觉到社会伦理形态的演变。曾几何时,只不过是仅仅40年前,我初涉文坛时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等作品,还被评价为比较生动准确地描绘了“一代人青春”的作品啊。我得把构思中的《魂殇》《婚殇》《恋殇》写出来。

哪知道,刚刚完成了前面两部,正进入《恋殇》的写作,北方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朋友,在给我谈论读过两本书后的感受时,顺便给我讲述了一件他曾经的知青伙伴中发生的中年爱情,那就是我《晚秋情事》里齐大盟和李月的原型。是朋友在微信中的三句话搅动了我的文思,一句话是“中年人的爱情”,一句话是“这年头值得赞颂和议论的爱情”也是有的,第三句是“你看看这素材若能成为小说题材,他俩会很高兴的。他们知道我认识你,讲起过的”。当然,更主要的是,我对整个中国知青群体的认识,几十年来,我始终和这一代人保持着接触和联系。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和肯定过的第一代知青先进如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全国典型,到1975年、1976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小知青”中的代表性人物,我都认识,并分别听过他们对知青岁月的倾述,尤其如曾叱咤风云的一批命运跌宕的“响当当”人物,我也听到过他们对已逝去岁月的感慨。可能我的身份是个小说家,所有普普通通的“知识青年”们,对我都是一见如故,并会坦率地、坦然地讲述他们人生中的一段段经历。记得那一年我和妻子在游轮上畅游多瑙河,偶遇几位老知青,没几天工夫,就听他们一一地讲述了各自的人生故事。对中国的这一群体,我是深有体会和熟知的。当然,我和自己同班的、同时去下乡插队的,并一同长大的伙伴们,就更为熟悉和无话不谈了。故而,当心中燃起创作的火苗,《晚秋情事》就水到渠成了。

这本书可视为“殇”字系列长篇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它不是一个感伤的故事,而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中年爱情版本。

但愿读过以后,也能引起你的一缕遐思。

睡前读字帖

书法字帖有两种:碑帖和纸帖。纸帖是应红欣赏,在纸上遗留下来的,基本保持了字的原貌。而碑帖是书家写在纸上或石碑上,后经过了石匠的二次加工,虽然还保留着书家的艺术风格,但里面也掺杂了石匠的雕刻刀法。刻字者以刀代笔,临帖者就要以笔代刀,因此,临碑帖的人,如果骨头茬子不硬,性格软塌塌的,这事是干不来的,也干不好。就像一流的屠夫,如果没有吞钢咽铁的脾性,牲畜一叫,提刀的手自然就发抖。

欣赏《张迁碑》《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张猛龙碑》《华山庙碑》《礼器碑》等经典碑帖,尽得庖丁解牛之妙:下手精准,刀法犀利。利刃游走处,筋骨磊落,绝不拖泥带水。

由此观之,荡笔行文如是,为人处世亦如是。

夜光杯

得以实现。

我们希望书院的外观是能经受时间考验的。立面由细长的立柱构成,从地面垂直延伸到屋顶。立柱包裹了整个建筑,使整个建筑体量抽象且统一。这些立柱也形成了各层的长廊,强化了广场与新建建筑的关系,成为联系书院与广场的特色过渡空间。我们通过对当地传统建筑材料的全面研究,选择了混合石材骨料的预制混凝土来建造这些立柱和外立面的其他部分。采用内敛、平和、谦逊的色调,避免与教堂形成竞争关系,同时又烘托出教堂古典沉稳的外立面。

希望徐家汇书院能成为上海的一处新的文化地标。让人、书籍和空间融合在一起,创造一个优雅而充满活力的公共场所。也希望,这个建筑能帮助提升徐家汇历史文化区的风貌。

在书的世界里,能够和同行一道,和读者相遇,想想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晚秋情事》余言

叶辛

十日谈

阅读徐汇 责编:郭 影